



Gossip Time

林夕◎著

绯闻时代

著名作家林夕情场知识小说，独家奉送都市男女攻略、爱情宝典、婚姻法则：

职场斗智，情场扮傻。在老板面前尽显精明，在男友身旁适当扮傻。

男人出轨，不需要理由。就算娶了张曼玉，该出轨一样出轨。

男人都是好女人给惯坏的。男人就像黄瓜，得拍着吃。

女人不主动叫矜持，男人不主动就是傻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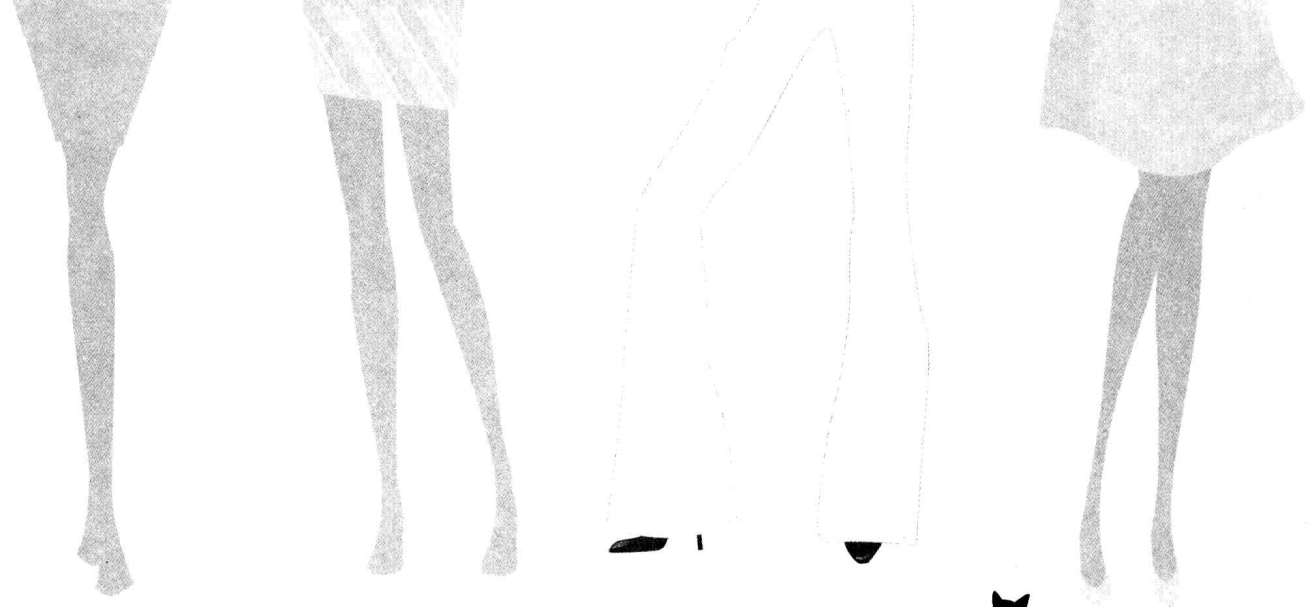
.....

绯闻时代，还有没有真爱？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Gossip Time

林夕◎著

绯闻时代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绯闻时代/林夕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354—5999—2

I. 绯…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9330号

策 划:尹志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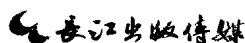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刘碧芳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毫米×1050毫米 1/16

印张:20.875 插页:1页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375千字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

目录

contents▶

1 进攻性防守	1
2 情人升级,妻子下课	9
3 高风险女子	16
4 七年之痒,还是七年之氧?	22
5 歌剧魅影	30
6 老板与老公谁重要	36
7 发布会——饭局集中营	45
8 夜之音乐	53
9 为了告别的聚会	59
10 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	66
11 云笑天	74
12 婚礼叫停	83
13 葬爱	88
14 船长!我的船长!	95
15 姻亲不是亲	100
16 天天想你	106
17 西湖论战	113
18 微博时代	122
19 绯闻男孩	130
20 新策划总监	137
21 今天你Hi了吗	144
22 财务总监	151

23 海棠沉香	158
24 Lonely	164
25 情书制造	171
26 情人吧	178
27 Tonight Kiss Me	184
28 我们结婚吧	189
29 落跑新娘	196
30 淑女也疯狂	203
31 玫瑰人生	211
32 午夜的证词	220
33 分手没有仪式	225
34 做局	231
35 挑女进行时	239
36 告别时刻	244
37 四月雪	251
38 职业情人	258
39 情书诉讼	265
40 证人席	270
41 爱了散了	277
42 ICU病房	282
43 局中局	287
44 危情 24 小时	292
45 晚安,爷爷	299
46 当爱成往事	306
47 再见,不老街	316
尾声	325
Time to Say Goodbye(后记)	326
致谢	329

1 进攻性防守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路大维

筹划半年的《真爱》时尚版终于尘埃落定,这是路大维旗下的第8本杂志,对于这位已进军房地产业、坐拥亿万资产的老板来说,一本新杂志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新任主编蓝小柔来说,却非同小可。

7年前,蓝小柔大学毕业进入《真爱》杂志社,那时只有一本主刊,7年间,《真爱》扩版增刊,先是变成上、下半月两刊,后来又增加纪实版、海外版等,如今彩刊时尚版即将面市,随之而诞生的是一位新主编——蓝小柔终于实现30岁之前做主编的梦想。

本来,由于互联网的崛起,报刊、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受到第四媒体(即网络媒体)的冲击,市场份额连年下降,《真爱》杂志也未能幸免。其全盛时期仅单本发行量就400万,位居全国同类期刊前5名。虽然近几年一再增刊,但总发行量并未增加,反而有所下降。而纸张、印刷费用却连年上涨,这几年杂志的收益其实是负增长。

对此,集团公司董事会已有疑义,副董事长楚天承就曾向路大维建议,停止增刊,削减开支,以防守为主,保住或尽量减少原有市场份额流失,把资金投入利润更高的房地产上。但路大维不同意,他说: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现如今媒体和餐饮一样,已经从“温饱时代”进入“口味时代”,因此,必须通过不断改版增刊,变化风格,提升杂志的吸引力,应对读者的审美疲劳,以保住市场占有率。

正是在路大维的坚持下,《真爱》时尚版才得以诞生。

不过,私下里公司内还风传另一个版本:年初,法国著名品牌LV在蓝城开设专卖

店,开业庆典时,从全国各地请了许多主流媒体,而同在蓝城的《真爱》却被拒之门外,据说是人家嫌《真爱》读者群层次低,不够fashion(时尚),这让路大维很没面子,一气之下决定增刊《真爱》时尚版。

蓝小柔不知道传闻是真是假,不过LV没有邀请《真爱》出席新闻发布会倒是真的。如果传闻是真,这倒要感谢LV了,让她圆了主编之梦。

不仅如此,蓝小柔还有一个梦想——确切地说是她父母的梦想——即将成真:她和男友杨一定于国庆节结婚,从而结束7年的爱情长跑,也终结了父母的担忧——家有剩女。

这真应了那句俗语:好事成双。

可不知怎么,双喜临门的她却隐隐感觉一丝不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由于新刊定在国庆节首发,档期和婚期撞车,蓝小柔忙得昏天暗地,恨自己分身无术,她手下只有4个编辑,一个策划总监,本来就人手不够,又都是新招的,用着不是很顺手,许多事情都要亲历亲为,每天加班到九十点钟,周末也不休息,简直累得要休克,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婚事,装修房子、布置家居都是杨一打理,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怎么抱怨,但言谈举止间,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杨一不是动辄发脾气、挑动战争的人,他的性情就像兼容机,兼收并蓄,经济适用,但就像平常不易感冒的人,一旦生起病来却非同小可,不是吃几粒速效胶囊就OK的。

每个人都有底线。她不知道杨一的底线在哪里,但她知道,自己最好不要冒险“触底”。触底之后,必然是报复性反弹。那将是一场极具杀伤力的两人战争。

此刻,蓝小柔站在位于真爱大厦顶层的路大维办公室门前,怀里抱着装满稿件和图片的文件袋,心中就是这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她暗暗祈祷:但愿稿子顺利过关,别被枪毙,否则自己又得每天加班、忙得昏天暗地了!杨一那边也不好交待。这么想着,她轻轻敲了两下门,听到回应后推门进去。

路大维坐在那张巨大的深棕色老板桌后面,右手指间夹着一支雪茄,左手拨弄着黑莓手机。这位来自海岛、军旅出身的北方男人身材高大强健,却生着一双细长的丹凤眼,思考问题时习惯的眯缝着,透出冷漠而严峻的目光,再配上那高挺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和粗糙的皮肤,显得十分霸气。虽然驰骋商海多年,但他仍保留当年在部队的习惯,留着齐整整的小平头,使得前额左角的伤疤一览无余。

关于这道伤疤,也有两个版本,按路大维自己的说法,是在部队演习时被一块弹片划的。但外界还流传另一个版本——当年他在海港码头销售报刊,为了抢占地盘,与对手火拼时留下的刀伤。

蓝小柔听说这段传闻,是在进杂志社以后。虽然无法验证真假,但还是心有余悸,每次看到他额头上的伤疤,总会有一种莫名的畏惧。

路大维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老板，即使当年主管杂志期间，稿件也都由主编负责，他一般不过问。现在公司主业转到房地产上，他的精力也随之转移，杂志社业务由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马可负责，他基本不插手。但每次增刊时，他还是要过问一下。

蓝小柔恭恭敬敬地叫了声，“路总”，几乎是同时，路大维的手机响了，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示意她坐下，然后接听电话，语气有些不快。

“军子，刚才怎么不接我电话？……什么？开会？……你们成天开会，把股市开成这个鸟样？哎，说正经的，我们材料都报上去一个月了，怎么还没有动静？”

路大维把抽了一半的雪茄在烟灰缸里捻灭，站起身，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边讲电话，似乎对方的回答不令人满意，他眯缝起眼睛，皱着眉头道：“我知道，要审核的公司有一百多家，都在排队等候。这不用你说，地球人全知道。”

蓝小柔坐在沙发上，有几分不自在，她知道公司准备上市，路大维眼下正忙这事，看情形，他是在和证监会的人讲电话。

“你说什么？让我排队，耐心等待？我说军子，你小子别和我打官腔，排队还找你干什么？我路大维从部队转业后，就再没排过队！我没那耐心！如果等待能发财，那乌龟早就上福布斯排行榜了！”

听到这，蓝小柔忍不住“扑”的笑了出来，她赶紧用手捂住嘴，不安地看了看路大维。他挥动着手臂，仿佛对着一群人演讲，并没注意她。

“好了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吧，我下周去北京，拜见你这位主任大人。到时候给你带一飞机美女，我算看明白了，我要不把你侍候舒服，你小子是不会让我舒服的。”路大维又道，语气略微收敛了些，但还是带着几分霸气。

路大维挂断电话，心中有几分不爽，他转身看看蓝小柔，“哎，你觉不觉得，这人当了官，就少了点儿东西？”

蓝小柔被他没来由的一问，不知如何作答，拘谨地笑了笑：“少了什么？”

“人味。”路大维不屑地道，坐回办公桌前，重又点了支雪茄。

蓝小柔知道，他这是有感而发，显然是冲电话那端“军子”来的，她摸不准对方来头，不敢贸然附和，于是模棱两可地说：“可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当年我们一个战壕，如果不是我罩着他，他哪有机会复习考军校？考不上军校他小子能有今天！你看现在求他办点儿事，给他牛的！忘了当年是怎么求我的！”路大维气呼呼地道。

蓝小柔看着自己的老板，感觉他心态不对。明明求人家办事，口气还那么霸道，对方听了肯定会不舒服。她暗自思忖，要不要给他提醒和忠告？忠言逆耳，万一伤了老板的自尊怎么办？但自己也算中层领导，对涉及公司利益的事不能袖手旁观，那样就是不作为。再说，老板心情不爽，需要一个出口，万一把自己当成靶子，一勾扳机，把稿子毙

掉,这种事以前不是没发生过,那样的话,自己岂不成了烈士?

这么一想,蓝小柔决定冒险劝谏,也算是“进攻性防守”。

“路总,您知道,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变了,心态也会随之改变。”蓝小柔斟酌着词句,缓缓地道。

路大维漫不经心地抽着雪茄,像是在思索她的话。蓝小柔鼓起勇气,继续说道:“您看,既然有那么多公司排队等候,说明上市额度是稀缺资源,按照经济学规律,价格就会被抬高。不言而喻,掌握决策权的人也会身价倍增,贵如黄金,也就是说,人家有‘牛’的资本。”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路大维意识到自己刚才过于随意,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还把他看成当年那个跟在自己屁股后面、一身油污在军舰上修理轮机的小兵!今非昔比,人家现如今是京官,手里握着生杀大权,只要在文件上签个字,就会影响和左右许多人的命运!

但是碍于面子,他不愿当面承认自己的不是。

“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说话办事不用扭扭捏捏绕弯子。他知道我的为人,我不会亏待他的。”路大维道,习惯的眯缝起眼睛,原本细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像一对等号。

蓝小柔连忙点头,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路总为人豪爽,做事大气,这是大家公认的,也是您的比较优势。不过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处于最底层的人,为生存奔波,物质层面的需求排在第一位。等到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精神层面的需求就变得重要了。譬如说——被尊重。”

“噢,你是说我不够尊重他?”

“路总,我说这话您可别生气,您现在是在求他办事,可我怎么没感觉到有‘求’的味道,反而像发号施令呢。也难怪,您是老板嘛,发号施令就是您的工作。”

一席话把路大维说笑了,他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终于承认道:“你说的对,我有时是挺霸道的,看来得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了。毕竟人家现在是领导,不是我的部下。”

路大维虽然好面子,但并不固执,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并且能在纷杂的声音中分辨出哪些是噪音,哪些是乐音,这也是他这些年事业有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蓝小柔暗暗松了口气,看来这番进言取得了正收益,不仅没有引起老板不快,反而赢得了赞赏。于是峰回路转,把话题引到自己的事情上。

“路总,这是我们创刊号要用的稿子,我已经给马总看过了,他说请您再审核一下。”蓝小柔把手中的文件袋递过去。

路大维打开文件袋,心不在焉地翻看着,其实并没有看进去,他的心思还在张树军身上,还有蓝小柔的那番进言。

他暗自思忖,以后和张树军交往,要讲究方式,不能太强势,也不要太随意,既亲密无间又要保持分寸。就像蓝小柔刚才说的,让他感觉到自己尊重他,不然他有可能不帮忙,而处在他那样的位置,不帮忙就是帮倒忙,影响到公司上市,下一步的扩张计划也就无从实施。

路大维无心看稿,他把稿件放回文件袋,“稿子你定就可以,我不用看了,我相信你的能力。”

蓝小柔先是一愣,随即心中一喜,连连点头:“谢谢路总,我一定尽全力把杂志做好。”

她收起文件袋,起身告辞,路大维又叫住她,他从抽屉拿出一个印有喜字的礼金袋,“听说你国庆节结婚,恭喜。”

蓝小柔怔了一怔,忙摆手拒绝,路大维走过来,把礼金袋塞到她手中,“拿着。跟我还客气什么!”

蓝小柔接过厚厚的礼金袋,脸一下红了:“不好意思,路总,让您破费。”

路大维挥了下手,不以为然地道:“自己人,不用客套。你和天爱是同学,又是好友,大学毕业就来我这工作,快6、7年了吧。”

“嗯,7年了。”

蓝小柔与楚天爱原本是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两人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一起,大学虽然不同校,但都在北京。毕业后又一起回到蓝城,不同的是,蓝小柔进入杂志社,成为路大维部下。楚天爱则嫁给路大维,做起了全职太太。自此,两人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们的生活,都和一个男人密切相关,这个人就是路大维——楚天爱的老公,蓝小柔的老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层特殊关系,两个亲密无间的闺密,关系却日渐疏远起来。

“小柔,这段时间净忙工作,自己的婚事也顾不上。现在已经结稿了,放你两天假,去忙自己的事吧。”路大维抛开老板的威严,像个体贴入微的兄长,和蔼可亲的道。

蓝小柔都被他感动了,深深地行了个礼:“谢谢路总。”

她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开路大维办公室,和来时心情截然不同。等电梯的当儿,她迫不及待给杨一打电话,向他报告这一好消息。可惜没人接听,电话转秘书台了。她不禁有几分失望,他又去开庭了。每次开庭他都把手机转秘书台。

电梯上来了,真爱传媒办公区在20层,包括8本杂志和一个广告公司,时尚版编辑部在最里边,150平方米办公间用玻璃隔断隔开,蓝小柔在里边套间,外面是编辑部,编辑们是清一色的80后,正聚在一起聊股市,利空、利好的争论着,见主编进来,赶紧收住话头,目光齐刷刷地聚焦过去。

蓝小柔故意绷起脸,神色肃穆,编辑们一见这架势,估计不会是利好,大气也不敢出。编辑小童转过身,冲策划总监周陌耸了下肩,抬手做了个枪毙的动作。

“蓝姐，稿子怎么样了？”周陌见大家都不做声，忍不住开口道，声音透着焦虑和紧张。

蓝小柔莞尔一笑，抬手做了一个OK的动作。编辑们立刻欢呼起来。

小童叫得最欢，喊了一声“耶”，跑到周陌身边，一伸手，得意地道：“你输了，拿来吧。”

周陌忙冲她使眼色，蓝小柔走过来，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们：“你们俩搞什么鬼呀？”

“我们俩打赌，我赢了，稿子全部通过。”小童兴奋地道。

蓝小柔拍拍她的肩膀：“记住，以后不许拿工作的事打赌。”然后转过身冲大家道：“各位，这些天辛苦了，放两天假，好好休息一下。”

“哇塞，太好了！”小童拍手道，“现在就可以走吗？”

“可以。”蓝小柔笑吟吟地道，转身往里边套间走去。

编辑们说笑着，收拾好东西，三三两两的走了。刚才还喧闹的办公室，突然间安静下来。蓝小柔冲了杯咖啡，慢慢饮着，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

想不到这么顺，稿子全部通过。也许是太顺了，竟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她苦笑了一下，也许是被杨一同化了，什么事都先往坏处想，以前她不是这样的，一向乐天乐地乐自己。正是这种乐天派的性格，帮助她度过初入职场的磨合期，步入职业发展的成熟期。

蓝小柔不无自嘲地摇摇头，拿起桌上的文件袋，正要放进抽屉里，忽然想起路大维送的礼金袋在里面，刚才乘电梯时怕被人看见，就塞进文件袋了。她拿出礼金袋，其实不用看也能猜到，应该是个整数。路大维一向出手大方，不会弄个零头。不想里面除了厚厚一达百元钞，还真有几张十元的，她不禁有些纳闷，忽然间明白过来，她知道是多少了：九千九百九十。

她不禁有几分感动，想不到老板还挺细心的。她正暗自沉思，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吓了她一跳。

“喂，是我，刚才开庭呢。”是杨一。他在法院走廊一角，一边松领带，解开衬衫最上边的领扣，一边讲电话，“刚开完，在等笔录。”

每次开完庭，要等书记员打印庭审笔录，双方当事人和律师签过字才能离开。

“刚才打电话你手机不通，我猜你肯定在法院。”

“什么事啊，是不是又要加班？以后加班不用告诉我，不加班的时候麻烦通知一声就行啦。”杨一带着几分嘲讽，又透着几分无奈地说。

“不是，是好事，请——你——吃——饭。”蓝小柔拉着长音道。

“噢，怎么，发奖金了？”杨一颇有几分意外。

“嗯，差不多吧。老板知道我们要结婚，给了一个红包。你猜是多少？”

“听你的口气，不会是一万吧。”

“差不多，九千九百九十。”蓝小柔不无欣喜地道，“他那么忙，还想得这么周到，真难为他了。”

杨一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一个红包就让你这么感恩戴德，他还让你加了那么多班呢，就当是加班费吧。”

“不只是给红包，还放两天假呢。我现在就没事了，你过来接我，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去逛街，看还有什么需要买的。”

“还有厨具没买，这个交给你吧，总算为我们新家做点儿贡献。说实在的，我都不指望你了，权当你是邮寄新娘，到时候出席一下自己的婚礼就行了。”

小柔被他逗笑了，“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是不是对方贿赂法官，不让你讲话，把辩护词都用我这了。”

“你外行了不是，如果对方贿赂法官，会让我放开了讲，在法庭上给足面子，不过等到判决时，可就惨了。必输无疑。”杨一边说边探头往法庭里看，“哎，笔录打印好了，我得进去签字，回头打给你。”

杨一在笔录上签完字，离开法庭，他看看表，已经12点多了，一点钟约了当事人见面，没功夫在外面吃饭了。

小柔好不容易有闲时间，一听他不能过来了，禁不住十分失望。

“我好不容易有点儿时间，你当事人怎么这么烦啊？比小三还烦人。小三是偷偷摸摸的，她倒好，明目张胆跟我抢男朋友。”她半是抱怨、半是撒娇道。

“我们两天前就约好，今天来所里签合同，交律师费。”杨一正色道，对她这种把不搭边的事搅在一起的跳跃性思维很不习惯，以前为这事没少和她拌嘴，但现在没时间争论，于是说：“晚上我没事，我们一起吃饭，正好把钱给你，你去买厨具吧。”

“好吧，”小柔无奈地道，仍不愿挂电话，有一搭无一搭地问，“什么案子呀，不会是刑事案件吧，那我可不敢用这钱买厨具，吃饭会倒胃口的。”

“不是，是离婚案。就是上次和你所说的那对新婚3天就要离婚的。”

小柔一怔，前几天听他说过，朋友介绍了一位当事人，想起诉离婚，理由很可笑，居然是为了5万元的婚车费。婚庆公司老板双方家长都认识，当时在一起吃饭，都抢着说自己付，但谁也没付，都以为对方付了，结果被找上门来，女方觉得没面子，就指责男方家，双方吵了起来，谁也不让步，结果闹僵了，非要离婚不可。

“你不是不愿做离婚案吗，为什么还要接？”她问，语气透着些许不满。

杨一苦笑道：“你当我是大牌呀，我现在哪有资本选案子！碰到什么做什么，有律师费赚就行。”

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让小柔感觉很不舒服，于是加重语气，带着几分严厉地道：“杨一，我们现在是需要钱，但也不能什么案子都接，没有原则呀！”

杨一一一向很自律，特别是工作的事，可谓一丝不苟，他不明白这话从何谈起，不禁有几分恼火，“我怎么没原则了？我是律师，通过法律手段为当事人解决问题。不像你们媒体，尽编写虚假的爱情故事误导读者，让他们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未来的婚姻埋下隐患，甚至最终导致破裂。”

小柔没想到他反攻击起自己来，不觉有些郁闷，其实她真正想说的是：你要接离婚案未尝不可，可别选在这个时候呀，我们就要结婚了，这多不吉利！但她知道说了也没用，他又要说她八卦。

杨一走到那辆宝来车前，打开车门，把公文包放到副驾位上，舒了口气道：“好了，你别瞎操心了，我的事情我会处理好。你下午不是没事吗，去看看厨具。现在钱宽裕了，可以选个名牌，去看看欧派，现在有没有什么促销活动。

“我才不管你的事，你爱接离婚案就接好了，有本事接个亿万富翁离婚案，那样我可以买达芬奇啦！”小柔负气地道。

杨一反唇相讥：“我是想啊，可惜蓝城亿万富翁不多，我只认识你老板路大维，他如果有离婚迹象请第一时间通知我。”

“你——”小柔气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算了，我不和你讲了，你这人真没劲。”

“讲不过就认输吧，别忘了我是律师，讲话是我的职业。”杨一不无得意的道，正要挂断电话，忽然想起什么，“喂，你是不是担心我做离婚案，接触太多负面信息，对婚姻失去信心？放心吧，我不会的，我会以毒攻毒。正因为接触离婚案，知道问题出在哪，可以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用你老板路大维的话说，这叫——进攻性防守。”

《2 情人升级,妻子下课》

外遇就像毒品,禁是禁不住的。

——张萌

忙碌了半年多,突然间闲下来,蓝小柔竟有些不适应,心里空荡荡的,好像失恋了似的,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她呆呆地坐在办公室,一时不知做什么好。

“嘟嘟”,电脑传来两声响声,有人在 MSN 上 Call 她。

“忙什么呢? 大主编。”是简雪。这个夜猫子大概是刚起床。

“发呆呢。”蓝小柔回复道。

简雪发来一个问号,然后是一个感叹号。蓝小柔笑了,刚才还寂寥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活都干完了,老板开恩放假。”

“莞尔的酒吧装修好了要开业,让我帮着策划一下,你没事一起来吧。”简雪写道。

“好啊,我再找天爱,咱们四人好久没聚了。”

天爱不在线,小柔打她手机,关机了。又往家里打,是保姆接的,说她中午的飞机去北京了。小柔这才想起,今天是周末,天爱每逢周末要去北京看演出,多半是歌剧,有时也看话剧和音乐会。

“一点,在时代广场小南国。”小柔打电话的当儿,简雪在 MSN 上给她留言。

“天爱不在,去北京看演出了。”小柔回复道,关了电脑,离开办公室。

时代广场位于中央广场东侧,距真爱大厦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就到。蓝小柔见时间还早,就去商城逛了逛,都是欧美名牌,是她这个阶层消费不起的,只是饱一下眼福罢了。她不觉有些自卑,身为时尚杂志主编,这些时尚品牌一样也买不起,这都是为天爱

那样的人准备的。她自信心大受打击，没心情再逛，径直去了二楼小南国。

已经一点了，简雪和莞尔还没到，这两个夜猫子，一准又要迟到。

等她们俩的当儿，蓝小柔不由想起以前的四人聚会，那时蓝城还没有这么高档的酒店，也没有这些昂贵的名牌商品。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

1979年，位于蓝城不老街5号的海军大院，有4个女孩儿先后出生：简雪，林莞尔，楚天爱，还有赶在最后一天出生的蓝小柔，这一年是羊年，按中国传统习俗说法，女孩儿属羊不好，情路坎坷，命运多舛，不知是不是巧合，4位小羊女中最漂亮的天爱，5岁时父母在交通事故中双亡，但那时她年幼不记事，还感觉不到失去亲人的悲痛，相比之下，简雪的经历更让人心寒，她是亲眼看着父亲从自己生活中消失的。

那时她正读高二，4位小羊女中，属她最聪明，从小就显露出非凡的语言天赋，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全班朗读，英语更是顶呱呱，拿过全市比赛第一名。她的志愿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以后做外交官。但是这一切，被父亲的一场婚外恋打碎了。

那是1996年夏日的一天，简雪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坐在床前垂泪，她不知出了什么事，忙上前追问，母亲抽泣着道：“你要是个男孩儿就好了，给妈做主。”

她一听就急了，部队长大的女孩子，多少有几分男孩儿气，她不服气地道：“女孩怎么了，一样给你做主，你快说，什么事？”

“你爸爸在外面有女人了！这个没良心的，当年为了支持他去北京学习，我放弃了去医大进修的机会，到现在还是个护士长，人家都当主治医生了！我真后悔，当初就不该让他去！现在他有本事了，就想甩我们娘俩！”

简雪望着蓬头垢面、两眼红肿的母亲，惊诧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秦香莲的故事以前在电视上看过，没想到现在竟在自己家里上演！

“那个女人是谁？”她两手叉腰，气呼呼的道。

“就是你爸单位的张萌。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仗着年轻漂亮，就抢别人老公，这世上还有没有王法了？阿雪，妈妈年龄大了，这辈子没什么指望了，可就靠你了！”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道。

“妈，你别难过，我去找她算账！”简雪义愤填膺道。既然现在没有包公，那就自己来做好了，为母亲主持公道。

第二天，简雪课也没上，与母亲一起去了地税局。她的父亲简新平已从部队转业，在地税局担任办公室主任，张萌是办公室文员，人长得漂亮，家境又好，难免有些心高气傲，对男人比较挑剔，结果落了单，成了剩女。她对简新平是由敬到爱，慢慢发展成办公室恋情。

简雪闯进办公室，当着众人的面，给了张萌两个响亮的耳光。她再也想不到，这一巴掌，把爸爸的工作打丢了，把妈妈的婚姻打没了，把自己的北外梦打飞了！

其实简新平和张萌之间，并没有越轨——如果以性为界线的话，简新平虽然喜欢张萌，但还是克制自己，守护最后的防线，不是不想，而是怕危及婚姻。男人都是很现实的，为爱痴狂的总是女人，但张萌可不是一般女人，当她意识到这段恋情不会有结果时，毅然选择了第二条路——与母亲托人介绍的男友见面，开始约会，简新平虽然不舍，但还是明智地决定放手，不再和她单独见面，但毕竟有过一段感情，所以在工作上尽其所能关照她，引起办公室另一女职员的嫉妒，私下散布二人有男女关系的消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绯闻——虽然那时没有网络，只能口耳相传，但绯闻自身就是一张网，没有它到达不了的地方，最终传到何淑华耳朵里，直脾气的她也不问出处，就带着女儿去单位闹。结果绯闻变成新闻，无法收场了。

简新平这边，纵使有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张萌那边更是全线崩溃！男友和她翻脸，转身撤了，还扔给介绍人几句难听的话。他这一撤，张萌父母急了，找到地税局老大，非要给简新平处分不可。

简新平本来挺内疚，觉得对不起妻子，毕竟精神出轨也算出轨。但她这么一闹腾，还把女儿搅进来，也就寒心了！僵持了几个月，他去意已决，终以离婚收场，而后辞职下海，对自己的人生来了一次彻底革命。

那段日子，可谓他人生低谷，住在租来的房子，生意不景气，好在张萌不离不弃，守在身旁。仿佛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给他黯淡的生活带来希望。

人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有时财运来了挡都挡不住。随着房地产市场日渐升温，简新平的建材生意也跟着火爆，没几年就赚个钵满盆满。张萌也很争气，结婚不久就生了个儿子，真是双喜临门。

而简雪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父母离婚之后，母亲从秦香莲变成了祥林嫂，整天唠叨一句“男人都一样，没一个好东西”。她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了，原本是同情母亲，憎恨父亲，现在是父母皆烦，开始游戏人生，逃学，恋爱，玩游戏，学习成绩直线下降，高考险些落榜，勉强够蓝城外语学院录取线。心高气傲的她哪瞧得起这所市属大学，本想复习重考，但一想又要忍受母亲的唠叨，也就泄了气，灰头土脸的去学校报到了。

大学第一年，她基本上是在咖啡厅、电影院和迪吧度过的，整天和男朋友腻在一起，很是放浪形骸了一阵子。如果不是张萌来学校找她，她恐怕就这样一直混下去了。

自三年前掌掴事件，简雪再没见过张萌，她如今焕然一新，原来清汤挂面的长发烫成大波浪卷，灰色呆板的制服也换成华丽的宝姿，再配上香奈尔手包，光鲜亮丽的样子，俨然高级白领。简雪忍不住想，这本应是母亲的生活，却让她抢了去。但再一想，如果不是发生婚变，父亲还在地税局工作，不会下海经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钱。